

HAO NIAN GU SHI DA JIN KU SHI

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本社 编

神秘间谍故事



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SHAO NIAN GU SHI DA JIN KU SHI

神秘间谍故事

出版发行：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苏州日新印刷包装集团公司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 125 插页1 字数100千
1995年7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20000

ISBN 7-5346-1419-8

I·306 定价：4.50元
责任编辑：颜煦之
凡是印装问题，均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嘿”的故事	1
脱险行动	7
杀手与扒手	12
高级缝纫师	20
伦敦密使	25
从战士到间谍	36
潜伏珍珠港	44
秘密入侵	54
艰巨的搜捕	59
少年间谍	62
刺杀达尔朗	67
拯救伦敦的英雄	74

最危险的间谍	79
拼图游戏	86
从地上到空中	90
偷来的核武器	99
收废纸的人	109
盗窃“红狼”	118
“鼯鼠”纪尧姆	130
“肯尼迪回合”的幕后	138
“挪亚方舟”行动	147
搞来一架战斗机	157

“嘿”的故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家中，有一个可靠的好仆人，每当主人需要叫他时，只要拍一拍手，或者喊一声“嘿”，他马上就会出现在主人面前。久而久之，主人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习惯地把他叫做“嘿”。

田中义一出身于日本古老的武士家族，他父亲教他学会的第一个字，就是“武”，这成了田中义一终身的骄傲。他坚定不移地信奉武士道，从武备中学毕业后就在部队里服役，然后又上了陆军大学，接着又去部队服役，参加1904年的日俄战争……。他一直升到陆军大臣，在60多岁时才离开军队，但并没有退出国务活动。他成了极右的、最反动的、侵略成性的政党——政友会的总裁，并且很快当上了日本首相，成为裕仁天皇之下的全国第二号人物。

“嘿”在田中义一家已经干了许多年，首相一家人都非常熟悉他，就像看惯了成年拴在窗子铁栏杆上的那只鹦鹉一样。田中义一在高兴时，会把“嘿”比作客厅里做装饰用的松树盆景。“嘿”经常穿一件小立领的丝绸上衣，奶灰色丝绸宽松裤和轻便鞋，看上去十分普通。他的脸、仔细剃过的头和瘦长的手都是

棕黄色的，好像在豆制酱油里煮过很久似的，但是看惯了也就不觉得奇怪。谁也不知道“嘿”的年龄，而且也几乎忘记了他曾经是中国台湾的居民。“嘿”仿佛总是守候在屏风后面，只要主人轻轻一声召唤，他立刻便会不声不响地走到主人面前，彬彬有礼地点点头，听从主人的吩咐。他的出现是那么恰如其分，决不至于让任何人感到厌烦。

“嘿”每天都把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他经常为主人洗衣服，端饭送菜，偶尔也下厨房做饭。他还喜欢在首相的观赏花园里翻地，连花园深处柳杉树荫下那间小巧雅致的厕所，都被“嘿”整理得干干净净。

田中义一首相对厕所有一种特别的偏爱，他认为日本式的厕所富有诗意。每当首相独自呆在厕所里，享受着幽静和孤寂，他便觉得自己仿佛同大自然融为一体了。“嘿”对厕所的安排与布置，都使首相格外舒适，唯一遗憾的是，“嘿”常常会忘了在厕所里准备好手纸。田中义一为此多次批评过“嘿”，“嘿”每次都深深地表示歉意，然而却总是克服不了这个坏习惯。首相无可奈何，只好自己从书房里带些废纸过来。有时候首相心情不好，就故意把“嘿”叫进厕所，命令他到房里去取废纸。

“嘿”很顺从地转回书房，从首相的写字台上找了废纸送来。

谁也不会想到，在首相离去之后，“嘿”在打扫厕所时，竟把首相做手纸用的废纸重新拣出来，仔细地阅读首相写在上面的每一个字！

原来这个勤勉可靠、沉默寡言、连名字都没有的仆人，竟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间谍！他不但对首相的手稿怀有极大兴趣，而且对首相与来访客人的谈话也非常关注。田中义一喜欢在夜深人静之际，跟别人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这时，家里的人都入睡了，仆人们也被打发去休息了，只有“嘿”一直保持着警觉，

守在不远的地方。首相让他去睡觉，“嘿”听话地回到楼梯底下自己的小房子里。不过只过了一会儿，他就又重新回到门旁，以便在主人万一需要时，能及时地出现在主人面前。田中义一始终把这当作“嘿”忠诚的表现。实际上，“嘿”不仅有着非凡的记忆力，而且具有某种动物所特有的听觉，房里主人与客人的任何一句对话，都逃不过他的耳朵。

1927年，对于日本是一个严峻的年份。强烈地震造成的损失还没能得到弥补，严重的经济危机又席卷全国。裕仁天皇选择了富有经验的老财政家高桥来帮助田中义一首相。高桥采取残忍的手段，在短短的一个半月里，以无数小企业主和商人的破产为代价，从金融灾难中挽救了国家，然后向田中义一首相辞职。他在辞职前对首相说：“田中先生，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才仅仅是开始……我们需要建设一座经得住‘地震’的经济大厦……就让中国成为这座大厦的第一个屋角吧！”

田中义一首相听从了高桥的建议。6月里，不顾气候的炎热，他非常匆忙地召开了“东方会议”。会议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加会议的除了内阁成员，只请了几位专门从中国召回的日本外交官，另外还有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司令，参谋本部参谋长，陆军部和海军部的领导，以及在中国有大量投资的大垄断集团的代表。田中义一听取了到会者的种种担忧、疑虑和计划，并亲自将它们整理成一份奏折，准备呈交给天皇。为了思考得周密一些，他特地请了两位客人到家里来，征求他们对这份奏折初稿的意见。这两位客人，一位就是高桥，另一位是在陆军大学工作的荒木中将，这是一位日本有名的“俄国通”。

高桥准时到达。荒木中将稍稍迟到了一会儿，他把军帽和手套交给“嘿”，雄赳赳地走进首相的书房。田中义一叫“嘿”

为荒木中将泡好茶，便让他离开：“今天不需要你，你可以去睡了……把房门关严。”

“嘿”听话地走出了书房。首相才拿过皮包，取出一叠写好的材料。他说：“我想向二位介绍一下准备呈交天皇御览的材料，请提出中肯的建议！”

两位客人默默地点了点头。

田中义一便开始读他的奏折稿：“首相田中义一以您无数臣民的名义，向陛下呈递奏折，以阐述在满洲和蒙古切实可行政策的基本理论。”

他顿了一下，继续读道：“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如果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它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民族必然会因为害怕而降服我国；也使全世界都知道，东亚是我国的东亚，永远不敢向我进犯。这是过去明治天皇的遗愿，也是我日本帝国生存至关重要的大事！”

高桥问：“田中先生，我能不能在你读的过程中提出意见？”

田中义一点头说：“这样最好，只要想到什么，就随时提出来。”

高桥说：“那么，我有一个想法。根据情报，满洲和蒙古的铁矿藏量在10亿吨以上，煤的储量是25亿吨，可以保证我国70年的需要。此外还有森林、铝、粮食……日本经济将来能不能经得起地震，就决定于这个了！所以一定要牢牢地抓住这块地方。我们可以秘密地派遣军官，伪装成农民和手工业者，在满洲购买土地；然后，我们就可以为保护这些土地，派军队到中国去。”

荒木中将不同意高桥的意见，认为这样太缓慢了，他认为战争可以更快地解决问题。

田中义一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在他的草稿上作记号，然后又继续读下去，讨论下去。最后，他读道：“根据已故明治天皇的遗训，我们的第一步是占领台湾，第二步是兼并朝鲜。这两步我们都实现了。现在应该进行第三步——占领满洲，征服全中国……掌握中国的所有资源后，我们将转而占领印度、南洋各国，然后征服小亚细亚、中亚，最后是欧洲。如果日本大和民族希望在亚洲大陆起主导作用，那么，掌握满洲和蒙古的控制权仅仅是第一步。大和民族可以进而征服全世界！”

田中义一首相和他的客人们都没有想到，“嘿”并没有去睡觉。那一个晚上，他都坐在略微开着门的小屋里，沉着地听清了书房里的每一句谈话，并且牢牢记在了心里。谈话的有些内容，“嘿”已经知道了，因为他已经从“废纸”上看到了田中首相的一部分底稿。现在，他成了了解这份至关重要文件全部内容的第四个人。

时过半夜，高桥和荒木才离开首相官邸。“嘿”彬彬有礼地将他们直送到大门外。谁也没有对他的服务感到奇怪，因为他一向就是这样勤恳而负责的呀！

几天以后，田中义一首相终于完成了他的奏折，并决定进宫把奏折当面呈交给天皇。头一天晚上，他把这份绝密文件又细看了一遍，把正本和副本一起放在文件夹里。

第二天早晨，跟平常一样，“嘿”把首相送到大门口。在首相乘坐的汽车拐弯消逝之前，他一直恭敬地弯腰躬身站在门口。田中义一首相对这一切都十分满意。

直到在皇宫中，呈递奏折的仪式结束之后，田中义一才发现，奏折的副本不在他的文件夹里。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曾亲手把奏折副本放进文件夹。不过这并没有让田中义一特别不安，他有点怀疑自己是记错了，副本很可能留在办公桌上了。可是，

回家之后，田中义一仍然没有找到这份重要的绝密文件。他急忙召唤“嘿”，“嘿”居然没有出现，也没有答应。这使首相非常意外。他向家里的人问起“嘿”的去向，没有人知道“嘿”到哪里去了。他住的小屋里一切陈设都没有改变，“嘿”的个人物品一件都没少。田中义一想：“嘿”很可能出外办事了，很快就会回来的。

“嘿”没有再回来。

奏折的副本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到了第三天，田中义一终于沉不住气了。他向反间谍机关报告了丢失文件和仆人失踪事件。反间谍机关也没能查出什么眉目。几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又是一年过去了。奏折副本遗失事件渐渐被人们忘却了。然而，这时，中国的一家杂志《时事月报》全文登出了田中义一首相给裕仁天皇的奏折。

日本军国主义者疯狂的侵略扩张野心，在全世界暴露无遗！

原来，“嘿”在逃离首相官邸时，为了慎重，没有把冒险偷取的重要文件带在身边，而是把它藏在了房基下面。一直等到风波过去，日本反间谍机关不再寻找这份文件，才由他的同志取出了这份文件，并设法转送到上海。

而这位立下奇功的间谍，却没有留下名字。人们只知道他曾经是田中义一的仆人，被首相一家随口叫做“嘿”。

（薛东之）

脱险行动

1931年4月的一天，湖北汉口的江汉关钟声敲响的时候，一个生意人模样的年轻人仰起了脸，长长地叹息一声，沿着江岸漫无目的地往前走，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这人名叫尤崇新，原是中共在武汉一个秘密机关的工作人员，上个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立即叛变自首。他们要他立功赎罪，给他一个月的期限，必须破获地下党机关。可是他运气不好，他提供的几条线索都没有价值，地下党已经怀疑他曾经被捕，提早做了防范，并切断了与他的一切来往。他只好到处游荡，希望能在街上看见某一个熟悉的面孔，哪怕是抓住一个也好交差了。

他来到法租界新市场游艺场门口，见一张魔术表演广告上面画着一个头戴礼帽，身穿燕尾服的魔术师，手执小棒，笑容可掬的样子，旁边有文字说明：“重金特聘，上海著名魔术师化广奇先生表演最新科学魔术。‘腰斩美人’、‘嫦娥奔月’。”

尤崇新心里不觉一动，忍不住也买了张门票进场去看个稀奇。场中一片喧哗，灯光耀眼，乐队使劲吹打，表演刚刚开始。尤崇新一边往前挤，一边左顾右盼，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

魔术师上场了，只见他精神抖擞地走上台来，一个身穿旗袍的女子紧随其后，上来表演的都是比较常见的几个传统节目，好戏显然是准备放在后面作为压轴。尤崇新发现这位矮胖魔术师似乎有点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忽然，他大吃一惊：这不就是大名鼎鼎的顾顺章么！认准了人，他再也无心看魔术，悄悄地转身，到外面打了个电话，然后守在游艺场门口，心想：老天开眼了，终于让我抓住一条大鱼！

顾顺章何许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他三十来岁，是上海宝山县人，原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制烟厂的工头，平时喜欢舞枪弄棍，拳脚厉害，在工人中有些威信，又能双手打枪，会变魔术。五卅运动时，他是烟厂工会领袖，领导工人罢工，专职搞纠察队。后来中国共产党组织派他和陈赓一起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年，顾顺章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他主持中央特科行动科工作，专门处决叛徒、特务，做了不少工作。武汉是他常来常往的地方，这一次是送两位同志去鄂豫皖苏区，归途中滞留武汉。他住了几天闲得难受，忍不住手痒，到这里登台演出魔术，却不料被尤崇新识破。

正当他得意洋洋地在台上表演，赢得一阵阵掌声时，台下早已布满国民党特务军警。演出刚结束，回到后台，忽见几个陌生人坐在那里虎视眈眈地望着他。他心知不妙，正要夺路逃跑，几支手枪同时对准他。他绝望了。

顾顺章是个闯荡江湖的家伙，无所谓信仰，无所谓“主义”，他认准一条：好汉不吃眼前亏，当即表示愿意合作，但要面见蒋总司令。

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却不愿这份功劳由顾顺章独得。他摆酒设宴为其压惊，席间，酒酣耳热之际，婉转道：

“顾先生，你的要求，在下已向中央电告。不过，武汉三镇是本署统辖的地方，可否将共党机密透露一二？也不枉顾先生武汉一行呀。”

顾顺章哈哈大笑道：“也罢，何将军，我就送你一份见面礼吧。”随后将红二方面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共中央驻武汉交通站等秘密机关所在地和人员情况告诉了对方。

当天晚上，武汉军警、特务倾巢出动，中共在武汉的机关遭到彻底破坏。

同日下午，南京中山东路五号“正元实业社”内，报务员将一份绝密电报送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恰巧徐恩曾上午去上海，办公室里只有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在整理文件，报务员将电报交给了他。

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1928年夏天，他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陈赓的帮助下，通过人事关系和考试，进入徐恩曾在上海办的无线电训练班。由于他人很聪明能干，又与徐恩曾是浙江湖州同乡，所以深得信任。

不久，徐恩曾当上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钱壮飞成了他的秘书。以后，又把钱壮飞介绍给他的表兄陈立夫。陈立夫建立特务组织中央统计局，委派徐恩曾具体负责，在这期间，钱壮飞已先后将中共特科的李克农等人介绍到中统特务组织工作。钱壮飞是徐恩曾的心腹，一般起草、批阅文件都由他代劳，他一边工作，一边把重要的机密记在脑子里，经李克农转交上海的陈赓，再转报周恩来同志。但是，徐恩曾有一个密码本却通常都是随身带的，有绝密电报都是他亲自翻译。这次徐恩曾去上海，钱壮飞关心地说：“主任可要当心小偷，带着密码本不方便吧！”

徐恩曾想想似乎有点道理，便将密码本交给他暂时保管。钱

壮飞收到电报时，见上面有“绝密”字样，他估计不会有人来打扰，便取出电文，对照密码破译，当他刚破译一半的时候，已是大惊失色，电文是这样的。

徐恩曾转中央党部陈秘书长，黎明（共产党首领顾顺章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转至南京，3日之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钱壮飞一边翻译，心里咚咚直跳，手也颤抖起来。他明白事情多么严重，顾顺章知道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全是中央机密，也知道周恩来同志和许多中央领导在上海的地址。他一叛变，上海的地下党大本营就全完了。

正当他紧急思考该怎样迅速将这一消息转告中央时，报务员又送来两份电报，都是武汉打来的，而且相隔时间极短。他一分钟也不敢耽搁，立即翻译出来，第二封电文是：

明日一早即派军舰将顾顺章送至南京。

钱壮飞脑子里飞快地盘算：明早启航，后天上午到南京，也就是说最迟后天下午，敌人就要行动了。又接着翻译第三封电报：

据顾顺章称，用兵舰太慢，请改用飞机来接，此消息须严加保密，顾顺章供称中统内部核心里有共党分子埋伏。

钱壮飞看到这儿，再也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在室内来回走了两趟，心想，今天晚上必须将情报送出去！晚上有一班夜车去上海。但是他不能离开这里，得找个可靠的人专程送去。他冲出办公室，疾步回到后院家中，把女婿刘杞夫叫来，低声吩咐：“你马上去上海，下火车立刻去找克农，把这份电报交给他，如果找不到克农，就找你岳母，越快越好。这是十万火急的事情，关系到我党中央的危亡，千万记住。”

刘杞夫也很紧张，他说：“明白了。”

钱壮飞用自己的轿车把他送到下关火车站。

此时，在武汉，顾顺章与何成浚正在酒桌上谈交易。

钱壮飞把电报依旧封好，因为徐恩曾不在，也不可能派飞机去接顾顺章。徐恩曾到第三天早晨才回到办公室，那时，顾顺章正坐着军舰往南京赶，才过芜湖。

钱壮飞见徐恩曾进了门，将那3封电报呈交，然后看了一下手表，7点30分，离8点半开往上海的快车开车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他镇静地坐下来，等候徐恩曾的指示。十几分钟后，徐恩曾满脸兴奋地从屋里出来，大声说：“赶快备车，我立刻去中央党部，有要事面见陈秘书长。”他匆匆下楼去了。

钱壮飞目送他的车开走，回到桌前，留了一张条子，然后开车去下关，赶上开往上海的那班快车。为了防止敌人在上海车站搜捕他，他提前在真如下了车，步行进市区。

押送顾顺章的军舰上午9点多钟到了南京，国民党中统首脑陈立夫等人立即对他进行了审讯。当顾顺章说出钱壮飞的名字时，徐恩曾坐不住了，他抹了一下脑门上的汗水，站起来打了个电话回办公室，却没有人接。事后，他看见钱壮飞留下的那张纸条，写的是：

均可先生大鉴：

行色匆匆，不及面辞，尚祈见谅。政见之争，希勿罹及子女，否则，先生之移行一旦披诸报端，悔之晚矣……徐恩曾读罢气得面如土色，浑身发冷。

由于情报及时交到周恩来同志手中，中共中央机关、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机关及中央各领导的住所全部于4月27日凌晨转移。钱壮飞和他的夫人以及李克农等人也安全转移苏区，开始新的战斗。

（孙华炳）

杀手与扒手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突然向中国沈阳驻军发起进攻，随后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于1932年3月9日，策划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中国向国际联盟指控日本的侵略罪行，国际联盟组织了以英国人李顿为首的调查团，于3月14日到达中国，开始进行调查工作。

围绕着李顿调查团的到来，日本、朝鲜和中国的间谍纷纷大显身手，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

自从1910年日本强行吞并朝鲜，朝鲜的志士仁人就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其中包括暗杀日本军政要人的活动。1932年1月8日，32岁的朝鲜人李奉昌在东京以手榴弹暗杀日本天皇，结果误炸了宫内大臣一木喜德朗的座车。天皇安然无恙，李奉昌当场被捕。由于这一事件，日本间谍机关大大加强了对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的监视与迫害。朝鲜革命者则试图在日本占领区内暗杀李顿调查团，以造成日本在国际外交上的被动。

1932年1月9日，日本预备派往满洲国的间谍堀诚，到东京中央机关接受任务，暂住在他叔母经营的“龙”茶馆里。无

意之中，他发现来茶馆的一个客人有些面熟，一时却想不起是什么时候见过。他向叔母问起，叔母说，“这个客人姓张，是位中国人。他的朋友林先生寄住在茶馆里，所以张先生也在这儿住了不少天，据说就要回国了。”堀诚也就没有在意。

过了几天，堀诚了解到寄住在茶馆里的“林先生”，实际上是朝鲜人崔元荣，这才猛然想起，那位“张先生”就是朝鲜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刘元普，已多次逃脱日本间谍的追捕。堀诚不禁暗暗叫苦，后悔当时错过了一个立功的机会；再打听刘元普的下落时，早已踪迹全无了！堀诚便去套问崔元荣。崔元荣说，他与刘元普并不熟悉，只是同刘元普的弟弟刘元基相识；刘元基加入了中国何柱国的军队，当上了排长，两人一直在通信，所以刘元普来找他帮忙，他也不便回绝，就留刘元普住了一段时间。

堀诚从崔元荣的话里，也找不出什么破绽。但他估计，刘元普出现在东京，一定同李奉昌暗杀天皇之事有关，很可能是第二步暗杀天皇计划的执行人。他向中央机关汇报了这情况。

堀诚到满洲国后，公开身份是民政部的官员，最初也只是要他潜伏听命，熟悉环境，没有安排具体任务。4月15日，堀诚接到中央机关的指令，要他去大连饭店与一位姓服部的人接头，接受行动指示。当天中午，他按照约定的接头方法来到大连饭店，果然看见走廊里挂钟的正下方坐着一个男人。堀诚上前问道：“现在几点了？”

那个男人回答：“3点。”

堀诚再问：“不是5点吗？”

那个男人轻轻说道：“我是服部。”然后向堀诚安排任务。十天以后，堀诚就以“中国人冯乐尧”的身份住进了上海法租界天祥里的一个房间里。服部告诉他：“你房间对面的砖房里，住